

海外华文文学选粹



尤今新作系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尤今小说新作

柚子长翅膀



柚子长了翅膀

——
尤今小说新作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吕 泰 段百玲

封面设计：刘醴泉

版面设计：史晓燕

责任校对：刘文玉

书 名：柚子长了翅膀 定价：4.50 元

作 者：尤 今 ISBN7-5411-1063-9/I·986

1993 年 8 月 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7.125 字数 142.5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市农垦印刷厂印刷

尤今作品选粹 系列

《玲珑人生》——尤今小品选粹（一）
《七彩人生》——尤今小品选粹（二）
《翡翠玉手镯》——尤今小说选粹
《灯影内的人生》——尤今散文选粹
《方格子里的世界》——尤今的足迹

尤今新作 系列

《甜咸人生》——尤今小品新作
《柚子长了翅膀》——尤今小说新作
《家在新加坡》——尤今散文新作
《与莲有约》——尤今在中国的足迹

~~~~~自序~~~~~

那一年，在土耳其的农村里，看到一个让我心旌动荡的图景。

极其平凡，但又极其美丽。

薄暮时分，圆而大的夕阳，风情万种地倚在山坳处，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一畦一畦的农田，金光闪烁，像是熔化一地的金子。有个农夫，竖着双膝，围圉地坐在田畴间。瘦瘦的脸，结了岁月的网。此刻，在夕阳的余温里，对着一满地的金碧辉煌，他的眸子、他的嘴唇，都饱饱地蕴含着恬然的笑意。

深深地触动、感动、撼动我的，是他脸上那一份毫无保留的快乐。

如果不曾经过辛勤的耕耘、如果不曾流过淋漓的汗水，他的快乐，也就不那么的圆满、不那么的完全吧？

写作也是一样的。

在文字的园圃里，我是一头不累的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人间不移、不渝的真理。我不愿意在原该丰收的季节里凄凉地看到自己满田的荒瘠，所以，长年长日毫不间歇地犁田。

一季忙完，又忙一季。

苦吗？

不。

在那稻香万里飘、稻穗累累结的时节里，看到一亩一亩灿烂的金黄，心中的喜

悦，也和稻穗一样，橙亮橙亮的。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是个入世的执笔人。

营营碌碌地生活于尘世之中，诚诚恳恳地领受岁月的教诲。

生活给我创作的灵感、岁月给我人生的启示，而我，把那灵感、那启示，很尽心、很努力地转化为笔下一朵朵不凋的花；然后，再把这朵朵“文字之花”分别装入“小说”、“小品”、“散文”和“游记”这四个美丽的封套里，献给我喜爱的读者们。

衷心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及出版社的朋友们，他们在1992年为我精心编选了

一套五库的“尤今作品选粹”，今年，又为我编辑了这一套四库的“尤今新作系列”；使我能持续不断地以我所热爱的方块字和中国广大的读者进行精神的交流。

在过去两年里，我曾多次受邀到中国大陆为读者签名售书，读者的热诚，不但让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它已化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鞭策我、激励我。

愿把“更上一层楼”当作终生的座右铭。

（新加坡） 尤 今

1993年5月5日

目 录



自序	(新加坡) 尤今 1
酒涡在信笺上回旋	1
洋娃娃	11
玉手镯的故事	21
柚子长了翅膀	33
白雪	45
兄弟俩	83
徐勤丽这女孩	113
监护人	135
烂泥	163
跳舞的向日葵	173

酒渦在信箋上回旋

信上无字，字全幻成一个
个圓圓大大的酒渦，旋旋旋、转
转转。老爸爸读着读着，蓦然
觉得头晕目眩！

从洛杉矶到新加坡的这趟飞机，是十点抵达的，但是，夫妇俩八点多便到机场来等了。

男的很胖，穿了一件直线条纹衬衫，圆圆大大的肚子，把衬衫撑得几乎爆裂，衬衫上的纽扣，颗颗都作势欲飞。这一整周的寝食难安，把他眼眶下方两个松松的眼袋，染成了淡淡的灰黑色。

女的呢，很瘦很瘦，突来的忧伤，像沉沉的大石块，把她的整个背脊硬生生地压弯了。她双手抓着栏杆，抓得太紧，指节都泛白了。疲惫而焦虑的双目，定定望着搭客入境室，由于眼珠子全然没动，乍然看去，还以为是两颗冰冷的玻璃球。

三年没见的女儿，今夜回返家门。

夫妇两人，都没有交谈，只是偶尔彼此对望一下，但是，目光才轻轻一接触，便赶快调开了，两个人都害怕自己会忽然开口说出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来。

等。焦灼地等。

终于，飞机到了。指示牌上显示飞机着陆的那颗绿色的小灯，好似鬼魅的眼，不绝地闪着。

男的把手轻轻地搭在女的肩膀上，说：

“待会儿见到纤纤，你要控制你自己。”

女的默默地点了点头，上排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唇，眼睛死命眨呀眨的，把那一团薄薄的雾气逼回去。

纤纤出来了。

头发剪得很短很短，脸上的笑容，灿烂一如往昔，颊上的酒涡，荡来荡去，好像有两个小巧的螺旋钉在脸上轻俏地旋转。

她飞扑出来，勾住他的脖子，喊：

“爸！爸爸！”

放开手，把瘦瘦的她搂住，又喊：

“妈，妈！”

抱了好一阵子才放开来。妈妈整个嘴唇哆嗦着，不肯、不敢让眼中的泪掉下来，控制得太厉害，脸上的肌肉，全都剧烈地抖动着。纤纤假装看不到，转过脸去看她爸爸，伸手过去拍她爸爸的大肚皮，笑嘻嘻地说：

“几年没见，你这皮球，益发大了！”

爸爸也笑嘻嘻地答：

“里面有个试管婴儿呢！”

爸爸把车子驾过来，三个人上了车。

爸爸问：

“纤纤，要吃宵夜吗？”

纤纤犹豫了一下，才说：

“好啊，很想念纽顿圈的山瑞汤！”

纽顿圈的夜，永远不老。喧哗的是人声，璀璨的是灯火。密密的食物摊子殷勤地以袅袅的烟气把墨黑的夜煮沸了。

叫了山瑞汤、福建面、蚝煎、薄饼。

纤纤一只手拿着汤匙喝汤，一只手不经意地反扣到背后，按住脊椎。

爸爸和妈妈都没有胃口，可是，却装作兴致很好的样子，用筷子把食物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去。

“纤纤，这三年来在美国，一定是天天吃家乡鸡、汉堡包吧？”爸爸调侃地说。

“才不呢，爸爸太小看我了！我会包很好的饺子，明天包给你吃！”说毕，习惯性地甩了甩头，又下意识地去抓那长长的发辫，待抓了个空，脸上便不由得闪出了一抹惆怅的神色。

妈妈注意到了，勉强吞下口中的薄饼，问：

“纤纤，你几时把头发剪掉的？”

话一出口，妈妈便后悔了；不该问的，真不该问的！

纤纤一点也不以为意，她放下汤匙，举起双手，一面摸着那齐耳服帖的头发，一面说：

“两个月前剪的。如果不剪，以后也会自己慢慢掉落的，所以……”说到这儿，看到双亲脸上的表情，便赶快又改口道：“留得那么长，梳理很麻烦，朋友都劝我把它剪短。你们知道我去哪儿剪的吗？”

“自己对着镜子用剪刀咔嚓咔嚓地剪掉的。”爸爸一面

说，一面用两只手比划着。

“唉，爸爸你这想法真没品味。”

“难道你还舍得花大钱找发型师来剪不成！”

“当然舍不得。”纤纤在若隐若现的酒涡里微笑着说：“洛杉矶有个地方，是嬉皮士的大本营。我常常去那儿听他们高谈阔论。这一批人，都不上理发厅的。平素若有需要，他们便互相为对方修剪，个个都因此而练成了一流手艺。那天早上，我一说要剪发，每个人都争着要帮我剪，条件是我必须把剪下来的头发送给他们。”

“你真真送了吗？”爸爸露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我那时头发已长达腰际，他们帮我扎成两条滑溜溜的辫子，再找来一把利剪，狠狠一铰，发辫就掉落在地上了。我送给他们一条，自己收一条。”

妈妈一直没有说话，纤纤碰碰她的手，说：

“妈妈，我这趟把它带回来了，你也许愿意代我收着它。”

妈妈点了点头，用筷子夹起蚝煎，胡乱塞进口里，低下头去咀嚼。

纤纤又说：

“留长发留了这么多年，骤然剪掉，十分不习惯。有时，把那条发辫放在膝上把玩，还能感觉到一种生命力的悸动呢！”

妈妈的头，垂得益发低了。一滴水、两滴水，“噗噗”地掉在桌上。

纤纤猛然住口了。

回家时，爸爸坐在前座开车，妈妈和纤纤坐在后座，纤纤把头枕在妈妈的肩上。妈妈紧紧地握着纤纤的手，妈妈的手湿湿的，微微地沁着汗，此刻，不知怎的，纤纤觉得那种湿湿的感觉美好而实在。几个月来一直将她的心皱皱地揉成一团的那只可怖的魔掌，第一次松开了它的五指。她没有说话，爸爸和妈妈也没有出声，可是，纤纤脸上的酒涡，却一直在黑暗里静静地舒适地旋着、旋着……

到家以后，更衣、沐浴，很快便睡去了。

睡不去的，是老态初露的爸爸和妈妈。

妈妈有流不完的眼泪。几十年的眼泪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周来得多。爸爸可比妈妈坚强得多了。他始终不曾掉泪，虽然许多时候他比妈妈更有痛哭的欲望。但是，他不能。他清楚地知道：他一旦支撑不住，原已接近崩溃边缘的妈妈，立刻便会变成一团烂泥，瘫倒在地上！

这晚，妈妈陪纤纤睡，爸爸独自趑回房去。

房间里，有张书桌，桌子上的镇纸石正正地压着一封信——一封混合着汗渍、泪渍而又奇皱无比的信。这封信接到手后，已经反反复复地读了无数无数次了。第一次读它，觉得它像炸弹，把夫妻两人的心，炸得鲜血淋漓。一读再读，每回重读，都觉得它是一把尖尖利利的刀，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凌迟。

此刻，桌上的灯亮着，他坐在椅子上，架上老花眼镜，以颤抖的手，拿起了信，读。

信是纤纤写的，一周前由美国的洛杉矶寄达手上。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您们保持冷静的心，好好地把信读完。

作为您们的独生女儿而写这样的信给您们，我觉得很残忍，但是，我别无选择，请原谅我的不孝。

曾经答应过您们，我三年大学课程一修完，便回归故里，侍奉在侧。但是，现在，我已决定留下来继续修读硕士学位，原因是我需要以学生的身分来申请医疗福利。

我患了血癌。

已经证实了。

我加入了美国为血癌病患者而设立的协会，医生正积极地征求符合我体质的骨髓以进行有关的手术，手术的成功率只有五十巴仙^①；就算手术成功，生命能延续几年，还是未知数。手术费是天文数字，但是，对于学生，却只收象征式的费用。

坦白地说吧，我原想瞒着您们的，但是，我顾虑到，当您们千里迢迢地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时，您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形容枯槁、头发稀疏

^① 五十巴仙：即百分之五十。

而又喊您们为爸爸妈妈的“陌生人”。与其让您们看到接受电疗后的我而震惊莫名，不如提早把事实告诉您们。

爸爸，妈妈，莫伤心。

爸爸常常要我做个坚强的女儿，而我，可以骄傲地告诉您：我是的，我是勇敢的。

医院方面还在研究治疗方策，我获准回家探望您们。我会在新加坡逗留三周。已买了飞机票。

一月八日晚上十时见。

纤纤敬上

老爸爸初读时，多希望那只是一个无聊而恶作剧的玩笑呵！

但是，那笔迹、那口气，都是纤纤的。笔迹秀气工整，口气冷静理智。

老爸爸放下了信。

纤纤才二十一岁，前途似锦。但是，现在，血癌化成了一股强劲的风，刮向她，使她变成了一根淌泪的蜡烛。蜡烛上的火光，闪闪烁烁，随时会灭。

老爸爸脱下了眼镜，把信折好，搁在桌上。一忽儿，又戴上眼镜，重读那信。可是，信上已无字，字全幻成一个个圆圆大大的酒涡，旋旋旋、转转转，老爸爸觉得头晕目眩。放下了信，桌上的那一豆灯光，却又化作忽明忽暗的烛光，老爸爸愣愣地看着看着，忽然以暗哑的喉音喊出声


~~~~~  
来：

“老天啊老天，为什么你不让我做那根蜡烛！来吧，来吧，让那股劲风吹向我吧！”